



藍天少女

蓝天少女

〔日〕源氏鸡太 著
赵 青 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有子是一个天真纯洁的日本少女，当奶奶去世前把她的身世告诉了她，就象一声霹雳，袭击了这位少女的心灵。她怀着羞辱、痛苦和寻找母亲的宿愿，来到东京。在东京的“家”里，她遭到了残酷无情的待遇和欺侮，最终被赶出“家”门。从此流浪街头，经历着人间的一切。好不容易有一个存身之处时，又遇到老板弟弟——一个流氓的纠缠，在一个深夜被骗进屋里……在种种磨难中，她坚定着一个信念——乌云遮不住蓝天，柔弱的少女却有着刚毅的个性，引起一串令人深思的故事……有子的结局是悲？是喜？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责任编辑：夏 青

蓝 天 少 女

〔日〕源氏鸡太 著

赵 青 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40,000字

1988年1月第一版 1988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3000

ISBN7-80016-028-9/I5 定价：1.50元



目 录

第一章	山岗蓝天	1
第二章	我是佣人	12
第三章	有子日记 (一)	24
第四章	母亲照片	36
第五章	一记耳光	48
第六章	欺人太甚	60
第七章	被迫出走	72
第八章	卖鞋风波	83
第九章	绝路逢生	95
第十章	正当防卫	108
第十一章	有子日记 (二)	120
第十二章	重返东京	132
第十三章	借宿栖身	144
第十四章	父女情深	155
第十五章	冤家路窄	168
第十六章	喜闻佳音	180
第十七章	母女相逢	192



第一章

山 岗 蓝 天

—

每当感到悲伤或欣喜的时刻，小野有子最爱登上这座小山岗，这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她的一个习惯了。

有子心里十分清楚，她爱上这座小山岗，是在三年前考进高中后不久的一天。那天，天空象现在一样的蓝，她仰望着湛蓝的天空，拼命地大声呼唤着：“妈妈，妈——妈！”

蓝天没有回音。有子沉浸在对自己生母——而不是在东京的那位母亲——的各种遐想之中。泪水渐渐地流满了她的面颊。

有子爱这座小山岗，不仅因为站在山顶可以饱览山下的风光，更重要的是因为她感到这样可以接近蓝天，哪怕只是靠近了一点儿。

有子喜欢仰望天空。每当她凝眸注视蓝天的时候，一种难以言喻的充实感就从心底油然而生——要成为一个蓝天般的少女。她坚信，乌云可以遮住天空，却无法改变天空的蔚蓝与清澈，蓝天上永远是一轮明艳的红日。这坚定不移的信



念，是有子三年前登上山岗呼唤妈妈时从心底萌发的。

现在，有子又一次登上了这座山岗。

她深情地眺望四周：不远处的学校，宽阔的马路，停车场，停车场对面，在五月艳阳照射下闪闪发光的濑户内海以及海内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

最后，有子的视线落在自己家的屋顶上。看到庭院里长着的那棵高大的樱花树，她回忆起在那棵树下，铺上红地毯，和爷爷、奶奶一起赏花和吃盒饭的情景，那是多么惬意啊！

然而，一个月前奶奶离开了人世，爷爷顿时变得老态龙钟。正巧这时有子已从镇上的高中毕业，东京之行是在所难免了。不然的话，也许就不用搬到东京家里去住。

有子在覆满青草的小山岗上躺下，双手交叉枕在脑后，目不转睛地仰望着即将告别的、蓝得如此令人心驰神往的天空。山岗四周渺无人迹，只有从山脚下远远飘来街上的喧嚣声……

二

有子的父母和哥哥正治、姐姐照子、弟弟弘志生活在东京。

奶奶曾向有子解释过：“你身子骨弱，担心你在东京那样空气混浊的地方长不结实，所以你一生下来，我们就把你带到这儿来啦。”

也许刚生下来时身体很孱弱，不过有子却记得她从小就很结实，学校的田径比赛从来也没少过她，她也极少生病。



以后，奶奶又说：“都这时候了，还去什么东京呀，倒不如跟爷爷、奶奶过一辈子舒坦。将来在镇子上挑个好人家，那肯定比进城还强哩！”每逢这个时候，有子总是回答：“好！我永远也不离开你们。再说，我最喜欢您和爷爷嘛！”

的确，有子平时难得想起不常来这里的爸爸、妈妈，她对他们感到陌生。而对东京的哥哥、姐姐和弟弟，这种陌生感就更深了。

记得在中学三年级修学旅行路过东京时，有子曾经到家里去过。那是她去过的唯一的一次。

东京家里的房子宽敞豁亮，但留给有子的印象却是黯然无色的。爸爸特意赶到旅馆来接她，可妈妈却冷冰冰的，连点儿笑容也没有。兄弟姐妹的目光中也看不见丝毫温情与友爱，只透露出一种淡漠的神情。有子心想，一旦分离，连骨肉同胞也会这般疏远陌生，她感到在东京的家里无法再呆下去。当时，她曾暗暗发誓：我今后待人一定要真诚、爽朗、热情。

直到三年前，有子才知道她远离父母，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这个小镇子上的真相。

那是有子上高中后不久的事。当时奶奶连续发高烧，一病不起，有子不得不全力以赴看护奶奶。

有一天，深夜十二点多钟，奶奶在梦呓中呼唤：“……町子！”接着就醒了过来。当她看清守候在身边的有子时，她说：“有子，还没睡呢？”随后又象觉察到什么似地问：“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您在说梦话。我听见您在呼唤一个叫什么町子的人。”

“町子……不错，我梦见她了。”

“这个叫町子的，她是谁？”有子问道。

奶奶默默地盯着屋顶，那眼神仿佛是在回忆遥远的过去。

“您怎么了，奶奶？”

奶奶缓缓地把目光移到有子脸上。她似乎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下了决心。

“反正早晚会知道的……谁又知道我这老太婆能活多久……我说有子，奶奶把事情告诉了你，你可要沉住气呀！”

“什么事？奶奶！”

“是关于你母亲的。”

“我母亲？她怎么啦？”

“有子，你一定要冷静哟！”

听见奶奶一再叮嘱，有子反而惴惴不安起来。

隔壁房间里，熟睡的爷爷发出轻微的鼾声，墙上挂钟的摇摆声也显得格外清晰。

“你已经是个高中生了，也该慢慢地了解一些大人们的事情了。”

“……”

“你那个东京的母亲并不是你的亲生母亲！”

“这怎么可能！我不信！不信！”

有子情不自禁地喊叫起来。她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然而，去年在东京家里受到冷遇的情景又重现在她的眼前。同是父母所生，为什么偏偏把她送给爷爷、奶奶抚养？还有什么比这令人费解的事实更能说明一切的！刹那间，有子仿佛遭到了天崩地裂般的沉重打击。

奶奶疼爱地望着面色苍白的有子，说：“我可怜的孩子，



难为你不相信。”

“我不信！不……信！”有子哽咽住了。

“但这是真的，有子！”

“那——谁是我的亲生母亲？她在哪儿？”

“唉！”奶奶长叹一声。“战争把这个世界全变了样儿啦！”

“您不知道她是死还是活？”

“不知道啊！”

“奶奶您骗我！我不干！不干！”

“有子，你听着。你的亲生母亲叫三村町子，原来在你父亲的公司里当办事员。她……不，不，全怪你父亲。当时，你父亲和那个东京母亲的感情不怎么好，所以弄到了那种地步……”

听了奶奶的讲述，有子才知道：这件事后来被东京母亲发觉，大闹一场。那时，町子已经怀孕。父亲本想离开东京母亲，和町子一起生活。但爷爷、奶奶顾忌到已有的两个孩子和社会舆论，便执意带着町子到这个镇子上生下了有子，然后作为父亲和东京母亲的孩子报上了户口。

为了有子的幸福，奶奶曾要求町子永远不再来看望有子，并因此给她一笔钱。町子痛哭着不肯收下，无奈奶奶好言相劝，她最终收下那笔钱，怀着巨大的悲痛离开了这个小镇，回到东京。

以后，町子结了婚，到满洲去了。临行前，为了紧紧拥抱一下她的亲生女儿，町子到镇上来过一次，当然，有子是不会记得的。

“这么说，我母亲是不是从满洲回来了您也不知道？”



“是的。现在想起来，她也怪可怜的。刚才做梦便梦见她了。”

“我母亲她什么样儿？”

“她可真是一个温柔贤慧的女人啊！喏，你长得很象你母亲。”

“有照片吗？”

“奶奶这儿可没有，说不定你父亲那里有一、两张。”

“我真想看一眼。”

“我说有子，还是不要看啦。这件事正治和照子也都多多少少知道一点，所以奶奶才考虑到干脆由我告诉你更妥当。你嘛，还是忘掉这一切，和以前一样把东京母亲看成是你的亲生母亲吧！”

“要我这么做，太残酷了。”

“这我知道。但是你只有这么做，才能减少痛苦。当然，奶奶是起过誓的，只要奶奶还有一口气，无论发生什么事，也一定要让你生活得幸福、快乐。”

从知道身世真相后的第二天起，有子便开始喜欢登上这座小山岗了。

三

不久，奶奶的病痊愈了。然而谁能料到就在今年一月份，肺炎却夺去了奶奶的生命。

奶奶去世前三天，大概是预感到活不了多久，特意说：

“老头子，我把有子托付给你了。”

爷爷故意装作责怪的样子说：“这是什么话！你怎么变得



这样脆弱，我老头子还要你陪着我长生不老哩。”

“是啊，我何尝不想这样呢。不过，老头子，这次我怕是真不行啦。”说着，奶奶把脸转向有子说：“有子，奶奶祝你幸福！”

“奶奶，您会好起来的！”有子说。

“奶奶死了以后，你就多照看照看爷爷。在父母面前要懂事。”

“嗯……”

“另外，自己多保重，不要自己糟践自己，那样只会让人看不起，得不到幸福，记住了吗？”

奶奶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三个小时，奶奶似乎呼唤过：“……町子！”听到这呼唤声，守候在旁边的有子不禁心头一热：奶奶是这样挂念自己的亲生母亲！但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即便活着，也该有其他儿女了吧！说不定早就把自己的事埋藏在心底了。

奶奶临终前，只有父亲一人赶到，东京母亲是随后赶来的。

葬礼结束后，爷爷和有子今后的生活便成了谈论的主题。有子主张继续留在镇子上，东京母亲自然赞同，但父亲反对。父亲认为不能把一位七十八岁的老人推给一个还在上高中的十九岁的女孩子。而爷爷自从失去奶奶后，衰老憔悴了许多，完全丧失了独立生活下去的信心。面对眼前的两种意见，爷爷似乎更赞成迁到东京去。

父亲和东京母亲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吵。母亲气咻咻地说：“那么，就悉听尊便吧！”转身不再理睬父亲。最后，父亲决定等有子高中毕业后再说。有子心里不愿意，但她拗不



过父亲，只能自我安慰：“不管它！东京反正也会有蓝天的。”只要有蓝天，不管多么悲伤和难过，有子也一定能够战胜它！

今天，这是最后一次从小山岗上眺望蓝天了。想到这儿，有子更加依恋眼前湛蓝蓝的天空，一种深深的寂寞感便悄悄地爬上了她的心头。

“噢，这不是小野吗？”

听见有人招呼自己，有子猛地坐起身来。高中的图画老师二见桂吉正笑眯眯地站在她的面前。

“哎呀，原来是老师！”有子不好意思地说。

“你怎么到这儿来啦？”

“老师您来这儿干吗？”

“散步！”

“那我也是！”

二见在有子身边坐下，吸着香烟。

“听说你要去东京？”

“嗯。”

“我可能最近也要去。”

“真的？”

“一位在东京的朋友问我是不是愿意到他公司的广告部去绘画？”

“老师，您要是也去东京，那我就有主心骨儿了。”

“是吗？那就这么定了吗？”二见笑道。

他沉思了片刻后又说：“好，就这么定了，我也去东京！”

二见桂吉今年二十七岁，单身一人。由于他性格爽快，在学生中威信颇高。



“太棒啦！”有子高兴地说。

“说不定能在东京见着你。”

“说不定哪！”

有子兴奋地从地上蹦起来，调皮地对二见说：“老师，我们来比赛，看谁先跑到坡下，好吗？”

“赛跑？”

“嗯，我决不会输给您的！”

“好一个调皮丫头！那就来吧。”二见也从地上站起来。

不一会儿，俩人便顺着平缓的山坡，一溜儿烟似地冲了下去。

四

东京青山小野宅邸。

有子的父亲荣一，是日兴电机公司的董事。哥哥正治今年二十八岁，在东亚海运局工作。姐姐照子今年二十四岁，整天以学裁剪和插花为名在街上闲逛。弟弟弘志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此外，家里还有两名女佣人。

此刻，正治、照子和弘志，正聚在一个房间里。今天虽说是星期日，但父亲从昨天出去打高尔夫球，到现在还没回来；母亲到了下午，也涂脂抹粉、装扮停当后出门去了。于是，这里就成了他们的天下。

“喂，哥哥！”照子叫道。

“什么事？”

“你准备和山口里子结婚吗？”

“开玩笑！那种女人，只不过和她玩玩。”

“真的吗？”

“那当然!”

“那金田茂子呢?”

“还不是一回事儿。”

“我说哥哥，你可真是色鬼!”

“别胡扯!你比我岂不是更胜一筹吗?你和那位清水君是怎么回事?”

“他呀，我们完全是朋友关系。”

“那大塚君呢?”

“也是朋友关系。”

“坂井君呢?”

“拒绝回答!”

“嗨!你不比我更开化吗?”

“哎呀，岂敢岂敢!我不过是享受一下青春的快乐罢了。”

“那么，彼此彼此喽!”

正治和照子相视而笑。

“不过，你也大意不得哟。那位大塚君对你可谓如痴如醉。”

“他殷勤得令人作呕。过几天我就宣布跟他一刀两断。”

“做得满漂亮嘛。”

“承蒙夸奖。我看哥哥，你还是多为自己操操心吧!”

“不必担心。哎，不是说乡下那个黑丫头后天就要到家里来了吗?”

正治所说的黑丫头指的就是有子。四年前修学旅行时路过东京，她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所以正治和照子便以“黑丫头”称呼她。



“说是后天就到，多讨厌！”

“就是！”

“我问过妈妈，干吗现在让她来？让她在乡下呆着多好。可妈妈说这是爸爸的主意。”

“爸爸？嗯，他是会这么想的。”

“得啦得啦！整天看着一个证明爸爸行为不端的证据，你不觉得恶心吗？妈妈曾告诉过我，根本不用把她看作是家里人。”

“哦——”

“只当成是个新来的女佣人就行了。瞧着吧，我非把她使唤个够不可，用不着客气。”

“哎，你们说谁呢？”一直闷声不响地听哥哥、姐姐交谈的弘志问道。

“喏，你还记得吗，好久以前，有个住在爷爷那儿的女孩子曾到家里来过？”

“嗯，记得。”

“就是她，后天就要和爷爷一起来啦。”

“来干什么？”

“来当女佣人呗！”

“什么，她是女佣人？可爸爸要我叫她姐姐呢！”

“那种女孩子，你没必要叫她姐姐，叫名字就不错啦。”

“好嘞，我明白啦！我会让她吃点苦头的，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

“对，弘志，就这么干！”

正治只在一边嘿嘿地笑，仿佛对照子弘志熟视无睹似地。



第二章

我是佣人

列车载着有子和爷爷风驰电掣般地向东京驶去。

上车后，爷爷疲惫不堪地闭目养神。现在好象睡着了，嘴微微张开着。

有子却怎么也睡不着。一想到将要在东京开始的生活，她的内心里就充满了某种不安，紧张得难以入睡。

这预感说明前途多棘……不，不，别胡思乱想。有子摇了摇头，想要把这念头从脑袋里赶走。在乡下那座可以眺望濑户内海的小山岗上，自己不是充满信心地发过誓嘛！东京！东京又怎么样，还不是一样有蓝天！

然而，有子毕竟感到乡下那座小山岗离她越来越远了，不知何时才能故地重游。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大概是在她遭到不幸的时刻吧！

有子和爷爷启程时，邻居岗田家的婶婶也随着有子的一群同学到车站送行。她站在车窗旁，紧紧攥住有子的手，叮嘱道：“有子，要是在东京呆不下去，随时都可以回来。多你



一个人，添不了什么麻烦。”

冈田婶婶从小就疼爱有子。有子这次迁往东京，其中的蹊跷她似乎一清二楚。所以，尽管东京家里没派人来帮着搬家，但在冈田婶婶的操持下，托运行李及其它杂七杂八的事都办得井井有条。有子对冈田婶婶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才好。

就在火车即将驶离站台的时候，二见老师也匆匆赶到，鼓励有子说：“我不久就去东京。坚强点！”这话迄今还有子耳畔回荡。

爷爷依旧在酣睡。注视着睡梦中的爷爷，有子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一桩桩关于奶奶的往事。奶奶临终前呼唤“……町子”时的情景尤其使她难以忘怀。

这次被迫去东京，有子多么希望能在东京遇见自己的亲生母亲！虽然冷静下来想想，这种希望十分渺茫，只不过是一种侥幸心理，无异于水中捞月，但有子无法克制住对母亲的思念之情。她喃喃自语着：“妈妈……我的亲妈妈……您一定会活着的……”

“怎么啦，有子？”

不知什么时候爷爷醒来，听见了有子的喃喃自语。

“哦，没什么。”有子装作轻松自如的样子笑道。

“真的没什么？那爷爷就放心喽！”

爷爷沉默了片刻，把脸凑近有子，说：“喂，有子！”

“唉！”

“到了东京，在众人面前要懂事点。”

“放心吧，爷爷。”

“唔……到时候麻烦事少不了，你要咬牙挺住。”

